



溥益文化丛书

灵峰溥益大师研究

主编◎黄公元 副主编◎张仲华 释慈满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

藕益文化丛书

灵峰藕益大师研究

主编◎黄公元
副主编◎张仲华
释慈满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峰蕩益大师研究/黄公元主编. -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1.4

ISBN 978-7-80254-307-2

I. ①灵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蕩益大师(1599~1655)-人物研究-文集 IV. ①B949.9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0445 号

灵峰蕩益大师研究

主 编 黄公元

副主编 张仲华 释慈满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1(编辑部)

责任编辑: 张越宏(yuehong5151@163.com)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32 印张 550 千字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4-307-2

定 价: 58.00 元

编纂指导委员会

总 顾 问：传 印
顾 问：王 毅 明 学 明 哲 怡 藏
主 任：吴梦宝
委 员：施荣耀 蒋晓勇 赵德清 任玉林
冯祖衡
办公室主任：张仲华 慈 满
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赵德清
编 委：温金玉 黄夏年 周 齐 张仲华
慈 满 黄公元

序

佛法自古印度传入中国,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信仰融合,形成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,并在历代祖师大德潜心研究、努力实践下,形成中国佛教八大宗派。

千余年来,中华大地不乏于八大宗派皆有成就之祖师大德。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传承和弘扬着佛教文化,为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服务。藕益大师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藕益大师生在木渎,出家湖州,悟道径山,示寂灵峰。大师生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的年代,以天台教理辅佐禅门功夫,融合诸宗修持汇归净土法门,于宗门、教下皆有见地。大师不光专致苦行,又执笔著述,一生成就颇丰,共达六十四种一百六十四卷。这些典籍都成为后人学习与修行的范典。如弘一大师就是读《灵峰毗尼事仪集要》开始了学律、持律、弘律的弘法人生。因此,藕益大师被后人推为天台宗三十一祖、净土宗九祖。

大师的根本道场——北天目灵峰寺,自修复开放后就非常重视藕益大师文化的挖掘与弘扬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灵峰寺就在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下,于大师诞辰400周年(1999)召开“藕益文化研讨会”,掀开了佛教学术研究之先河。在2007年和2009年,寺院又相继举办“藕益文化研讨会”,将大师注重佛教研究的风范很好地继承下来。

现代社会倡导和谐,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存理念。大师融合诸宗汇归净土的佛教理念,就是佛教文化对“和谐”一词的最好

诠释。北天目灵峰寺发心将三次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出版,以饗大众,这是一件功德无量、利益众生的大事情。今又请我为之作序,我见而随喜,乐意为之。希望有见闻者体大师慈悲之心肠,继大师恳切之意志,学习佛教正法,正信佛教理念,力行佛教修持,以大师“教演天台,行归净土”之教导,为弘扬佛教文化,净化社会人心作贡献。

明学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

于灵峰寺无尽轩

目 录

序	释明学(1)
---------	--------

1999 年纪念藕益大师 400 周诞辰暨藕益文化论坛

略谈藕益大师之行迹	释明学(1)
藕益大师的“心学”之路略探	释月真(4)
佛家干城 百世可法	
——读藕益大师《灵峰宗论》	俞中元(10)
略论藕益大师的净土思想	林克智(19)
天台宗、净土法门与藕益大师	江建昌(25)
藕益大师行历与精神的现代启示	黄公元(29)
灵峰寺与藕益禅师	阮观其(33)
清秀隽永 飘逸高远	
——明高僧藕益大师及其《灵鸟碑》	光 一(37)
灵峰山与灵峰寺	黄 琦 光 一(40)
净土宗源流	冷 晓(43)

2007 年灵峰寺建寺 1100 周年暨藕益文化论坛

- 在藕益大师佛学论坛上的讲话 赵一新(48)
- 凛凛孤怀月影寒
- 藕益智旭戒律思想研究 温金玉 白正梅(53)
- “即世法而行佛法”:论藕益智旭的弥陀净土行 陈永革(64)
- 《弥陀要解》明确指出一生成佛之路 林克智(86)
- 藕益大师与《净土十要》 冯巧英(105)
- 试述印光大师对藕益大师净土教义的继承与弘扬 余会心(108)
- 略述念佛法门的两个根本原理
- 《弥陀要解》学习心得 梦 度(115)
- 理事等持 解行并进
- 简释反映智旭藕益大师主要贡献与特色的一副楹联 黄公元(123)
- 藕益大师与灵峰寺 释慈满(128)
- 在藕益大师佛学论坛暨《北天目山灵峰寺志》发行仪式上的讲话
- 梁为民(133)

2009 年纪念藕益大师 410 周年诞辰暨藕益文化论坛

- 末法堪作如来使,损己利生永不止
- 藕益大师生平述论 宋道发(136)
- 藕益大师出家寺院考 释慈满(144)
- 藕益智旭大师与《梵网经》 黄夏年(148)
- 藕益大师制定的三部忏罪仪轨 释心皓(157)
- 信仰的异化及回归之途:释智旭论占察行法 聂士全(168)
- 藕益大师的“以台救禅”及其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启示 陈 坚(178)
- 从弘一大师的信仰与修持看藕益智旭的佛教影响 陈永革(196)

浅论藕益大师对弘一法师律学思想的影响	韩 敏(212)
祖述永明寿,智觉芳踪庶许寻	
——试谈灵峰藕益大师对永明延寿大师思想的继承与发扬	
.....	黄公元(221)
藕益智旭与四明知礼的天台思想辨析	邓伟峰(230)
从俗谛到真谛	
——读《藕益大师净土集》	严耀中(238)
藕益大师对参究念佛的简别	王公伟(245)
藕益大师论“参究念佛”	杨维中(255)
藕益大师融诸宗导归净土思想探析	牛延锋(267)
藕益智旭与普贤信仰及其净土思想	纪华传(288)
藕益智旭及净宗后期的“去禅化”倾向略析	唐忠毛(297)
藕益智旭的“禅净关系”论	李 凯(307)
《弥陀要解》净土思想初探	刘霞羽(313)
智旭《大乘止观法门释要》概述	徐文明(324)
《心经释要》“五玄”述义	王孺童(334)
读藕益大师《大佛顶玄义》	夏 佳(346)
略论藕益智旭的佛教圆融观	郭 文(360)
灵山泗水心法同	冯巧英(366)
试析藕益智旭的儒佛融通思想	张家成(372)
试析藕益大师与阳明先生对《大学》解读之异同	朱景东(383)
藕益智旭对儒家思想的有意误读	
——以《大学直指》为例	邱高兴(394)
止观易——作为易经心法的组成部分研究纲要	
——以藕益《周易禅解》解构为例	麦珂·项宇(澳大利亚)(400)
初探藕益大师的孝慈之道	释昌莲(415)
藕益大师在福建	王荣国(437)
藕益大师与福建佛教	林观潮(448)

· 4 · 灵峰藕益大师研究

藕益佛学思想及其启示	俞朝卿(460)
智旭的困境和勇猛	杨笑天(465)
天台止观学说的形成	释道荣(470)
王权与佛法	
——以历史上几次争夺和尚的事件为例	温金玉(478)
附 录:	
千年古刹 藕益道场——北天目灵峰寺	黄公元(484)
后 记	(491)

· 1999 年纪念蕅益大师 400 周年诞辰暨蕅益文化论坛 ·

略谈蕅益大师之行迹

释明学

莲宗九祖蕅益智旭大师应迹于古吴木渎(苏州木渎镇)。我今天是从木渎灵岩山来此,有幸参加这次纪念蕅益大师诞辰四百周年的盛会,感到非常地欣悦。而灵峰寺古名灵岩寺,愈使我觉得因缘殊胜无比。大师的先祖从汴梁(开封)南渡至古吴,其父母信佛,持大悲咒十年,梦见观音大士送子,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(1599)五月三日亥时大师诞生,后经过明光宗、熹宗、思宗(崇祯帝)至清世祖顺治十二年(1655)圆寂,应世五十七个春秋,身历二朝五帝。这是一个国土动荡、山河破碎、生灵涂炭的苦难时代。

大师生于佛教家庭,七岁时即开始严格的茹素,曾梦感观音大士相召奖劝。至十二岁时,习闻宋明理学,即以继承儒门千古道脉为己任,深究居敬慎独之功,致知格物之要。然不免亦染程朱辟佛之偏见,开荤酒,作文数十篇辟佛,当时可谓神气张扬,自鸣得意。及十七岁偶阅莲宗八祖莲池大师《自知录序》(《自知录》即云谷禅师授袁了凡之《功过格》)与《竹窗随笔》,顿觉昔非,尽焚辟佛之论著。从此不受人惑,下苦功夫,独力追寻儒释心传。经过三年,在《论语》十二章“颜渊问仁章”中孔子回答颜渊说:“克己复礼为仁,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!为仁由己,而由人乎哉!”窃疑“天下归仁”之语,苦参力究,不能下笔,废寝忘食三昼夜,大悟孔颜心学。此时大师二十弱冠之龄。后与学生谈及此事时,明示儒释入门功夫相同,只是佛门境界愈加深玄微妙。所以特别赞叹明代

理学家王阳明居士,认为他是历境炼得之悟境,自己当时是借文字解发之悟境。为策发学生,著有《论语点睛》、《中庸直指》、《大学直指》、《孟子择乳》及《周易禅解》。目的是为迷失孔孟心法的儒生,“开出世光明(点睛),谈不二心源(直指),饮其醇而存其水(择乳)也”(《四书解序》)。“吾所由解《易》者,无他,以禅入儒,务诱儒以知禅耳”(《周易禅解序》)。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曾明确指出,藕祖之苦心为“以圆顿教理,释治世语言,俾灵山泗水之心法,彻底显露,了无余蕴”(《四书藕益解重刻序》)。

大师二十岁遭丧父之哀,闻《地藏经》中大士昔因,明了菩提从孝道开始。为报父母劬劳深恩,发出世心,效“大觉释迦尊,历劫报亲恩”而决心离俗,一心念佛,尽焚科举应试之窗稿二千余篇。二十三岁听《楞严经》后于七月三十日殷诚在三宝前发四十八愿,首列三愿即是报父母及众生宏恩。明熹宗天启二年(1612),曾在—月中三次梦见远在广东曹溪南华寺的憨山大师,哭恨缘慳,相见太晚。遂由憨翁门人雪岭师剃度,法名智旭,字藕益,又字素华。出家时,先发三愿:一、未证无生法忍,不收徒众;二、不登高座;三、宁冻饿死,不诵经礼忏及化缘以资身口。大师又发三拌(拌即被轻视或看不起而随意丢弃之义):拌得饿死,拌得冻死,拌与人欺死。终其一生,大师未收剃徒弟,未升高座讲法,未住持过任何法门。大师出家后第二年夏,坐禅于余杭径山,体究功极,身心世界忽皆消殒。因知此身从无始来,当处出生,随处灭尽,但是坚固妄想所现之影,念念刹那不住,的确非父母生也。自此,性相二宗,一齐透彻,一切经论,禅宗公案,无不现前。旋自觉悟解发非为圣证,故绝不语一人。久之,则胸次空空如也。这个境界,即是天台“六即”中的“名字位”。

大师一生之行愿,皆以在俗时发菩提宏愿为根本,终生力行之。其苦行卓绝,常燃身香、臂香、顶香,刺血结坛,持咒、书经、礼忏。以此供养三宝,消除宿怨,回报法界一切众生之大恩。天启四年(1624)正月三日燃臂香、刺舌血,《寄母书》中表白自己要向地藏大士、目连尊者那样,以度脱累劫亲恩为尽孝,劝勉母亲“勿事劳心,惟努力念佛,求出轮回。”待其母病笃,四次刲肱救母。道友惺谷法师病时,大师亦割股救之。赋偈有“爪许薄皮聊奉供,用酬严惮切磋恩”。大师尊重戒律,欲复佛世芳规,又以天台教观匡救禅宗之弊,尤志求五比丘如法住世,令正法重兴。后知此不可得,遂一意求生西方,冀乘本愿轮,仗诸佛力,再来兴拔。至于随时著述,竭力讲演,皆聊于有缘下圆顿种而已。

藕祖一生大致活动的范围约分为江苏吴江、松陵,吴县幻住庵、无锡祥符寺,留都南京长干寺、栖霞山,浙江湖州安吉,杭州五云山云栖寺、皋亭山、龙居

寺、莲居庵，嘉兴携李东塔寺、长水冷香堂、营泉寺，嵊县桐柏山金庭西湖寺，普陀山，天台山幽溪寺，石城（即新昌）大佛寺，江西广丰博山，安徽九华山、黄山，歙县天马院、仁义院，休宁县白岳山，福建温陵（泉州）小开元寺、大开元寺，福州、漳州等地。明崇祯四年（1631）始入北天目灵峰山灵峰寺百福院过冬，后入灭于灵峰。

藕祖寂前口授遗嘱，命闍维后，磨骨和面粉，施于鸟兽鳞介，普结法缘，同生西方。清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午时，趺坐绳床，向西举手而寂。一生注疏内典及杂著共约五十三种，三百余卷行世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冬，开龕欲如法荼毗，发现肉身不坏，发长覆耳，面貌如生，趺坐巍然，牙齿俱不坏。因此，门人不忍遵粉骷之愿，奉骨塔于灵峰大殿之右。

纵观祖师一生含辛茹苦，护持圣教，为报四重恩，树立禅、教、律、密、净之正法，匡正儒家宋明理学之弊端，救世之慈心、宏愿、深忍、大行，令见闻者无不兴起。其般若文字，悉从彻底悲愿之圆解心中流出。故日本京都沙门光廉比丘在1723年重刊《灵峰宗论》序中说：“余亦尝言，读藕益《灵峰宗论》而不堕血泪者，其人必无菩提心。”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敬仰赞叹藕祖：“言言见谛，语语超宗，如走盘珠，利益无尽。”又赞言：“宗乘教义两融通，所悟与佛无异同。惑业未断犹坯器，经雨则化弃前功。由此力修念佛行，决欲现生出樊笼。苦口切劝学道者，生西方可继大雄。”印光大师又曰：“若论逗机最妙之书，当以《净土十要》为冠。而《弥陀要解》一书，为藕益最精最妙之注。自佛说此经以来之注，当推第一。即令古佛再出于世，现广长舌相，重注此经，当亦不能超出其上。”此言可谓高山仰止，心心相应之语。

藕益大师致力弘扬净土，被尊为—代宗师，良有以也。今年适值大师诞辰400周年，明学愧不能文，聊叙数言，以资纪念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（作者时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、苏州灵岩山寺方丈）

藕益大师的“心学”之路略探

释月真

明末的四大高僧,又被称为四大学匠,藕益大师即是其中之一。大师一生屹屹于著述,以佛法慧命、文化命脉的延续为己任。在思想的历程上,经历了多次转折,而这些转折,都是基于对如何使佛法慧命和文化命脉得以延续的认识下发生的。因此可以说,这些思想的变化只是表象而已,不过是在寻求更好、更恰当的方式时自然(或必然)产生的一种现象。在这种表象之下,当有其更本质的深层思想贯彻始终,现在即作一简略的探讨。

藕益大师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,圆寂于清顺治十二年(1655),名智旭,别号八不道人,俗姓钟,名际明,江苏吴县木渎镇人。明末之际,从整个社会而言,明朝的统治已逐渐趋于瓦解,文化与宗教亦是百弊滋生。身当浊世,眼见道蔽,情何以堪,大师喟然而叹曰:“古者有儒、有禅、有律、有教,道人既蹴然不敢;今亦有儒、有禅、有律、有教,道人又藐然不屑。”故自号“八不道人”。大师一生的思想,经历了由辟佛而入佛,又由禅而律而净,后又私淑台教,调和诸宗,且又极力调和儒、释,主张三教同源。在这些变化里面,又有其不变者贯穿于其中,此即是“心学”。

明代的儒家是以理学为其主流,明朝初年,主要是受宋代程朱理学的影响。明中期,在宋代另一理学大师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影响之下,又产生了王阳明的姚江学派。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同样都深受佛教的影响,并吸取佛学思想以充实其理论。所不同的是,前者畏人讥其似佛,转而极力排斥佛教,极尽歪曲诋毁之能事。后者则相反,非但毫不避嫌,甚至还公开邀请佛教高僧在其讲学处讲授佛学,并倡导三教一致之说。藕益大师 12 岁时,最先接受此程朱理学,认为

佛教、道教的理論都是異端邪說，不合於正道而蛊惑人心，若不滅除，則不足以顯明孔門聖學。因此，即以傳千古聖學為自任，對居敬慎獨之功，致知格物之要，都深究力行，以至連夢中都在與孔子、顏回交談。大師的父母是虔誠的佛教徒，在父母的影響下，他7歲即開始茹素，至此則開葷酒，立志誓滅佛老，并作論數十篇辟釋老之學。此後幾年，在接觸到陸王的心學後，思想逐漸有所轉變，受其影響，不再像以前那麼偏激。同時，對佛教也有了更多的接觸和更深的了解，而且生起了一定的信仰，所以到十七歲時，讀了雲栖大師的《自知錄序》和《竹窗隨筆》後，就此不再謗佛，並深悔少時的孟浪之舉，於是將所著的辟佛論全部燒掉。對這一段時期的思想轉折，大師自言：“予少時，亦拘虛於程朱，後廣讀內典，稍窺崖畔，莫窮源底，方知有真實心性之學。”

此後，繼續儒、佛兼習，習儒的重心可說已完全轉到了王陽明的心性之學上，這可以從後來在理學上的所悟看出。20歲時，在詮釋《論語》的時候，對顏淵問仁章中“克己復孔為仁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”一語，發生了疑問，經過苦參力究三晝夜後，“忽然大悟，頓見孔顏心學。”這一次的發悟，使其對心性之學有了真切的體驗。大師後來在《示李剖藩》的法語中提到這次開悟時說：“王陽明奮二千年後，居夷三載，頓悟良知，一洗漢宋諸儒習氣，直接孔顏心學之傳。予年二十時所語與陽明同，但陽明境上練得，力大而用廣；予看書時解得，力微而用弱。”由於此時已不再謗佛，對於心性的修養，有了這次親身的體證後，更加深了他對佛法的信仰與信心，並深刻地影響到他此後一生的方方面面，如出家、擇師、調和三教、融通性相、私淑台宗等等（這些在下面將簡略述及）。就在發悟這一年的冬天，父親去世，在做超度的佛事時，聽聞到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心有所感，最初產生了出家的念頭。此後一二年，完全將心思放在了佛教上，並斷除葷酒，重新恢復吃素。大師在自傳中講：“冬喪父，聞《地藏本願》，發出世心，二十二歲，專志念佛，盡焚窗稿二千余篇。”二十三歲聽聞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，於“世界在空，空生大覺”產生疑問，但由於在家昏散太重，功夫不能成片，未能解決這一疑問，於是“決意出家，體究大事”。在出家擇師上，大師言：“時紫柏尊者已寂園中，雲栖老人亦遷安養，憨山大師遠游曹溪，力不能往，其餘知識非余所好。”所提這三位大師，有著明顯的共同之處，如：一、學無常師，依法不依人；二、都於禪修上有着很深的證悟；三、不執於一宗一派之見，而是融會諸宗；四、均致力於調和儒、釋、道三教。綜觀蕩益大師一生的行迹，亦莫不于此相符契，由此可以看出大師的志趣之所在，以及為何於諸知識中，唯獨尊崇此三老的原因。三老中，紫柏尊者於大師年幼時即已圓寂，雲栖老人也已圓寂於幾年

前。大师在出家前,曾一个月中三次梦见憨山大师,三老之中又唯存此老,本来心目中的师,非此老莫属,但此时恰值憨山大师游曹溪,而自己又力不能往,只好哭恨缘慳。遂在24岁时,在憨山大师的门人雪岭师座下剃度,正式开始其出家生涯。

剃度之后,首先来到最初影响他、并使他放弃谤佛的云栖老人道场——杭州云栖寺,随众一同劳动和学习。大师主要是因为听《楞严经》有疑,在家用功不得力而出家,因此初出家时,就急于令功夫成片。在云栖寺做了短暂停留之后,即往紫柏尊者的墓园所在地余杭径山坐禅。次年春天来到天台山,拜谒了幽溪传灯大师,由于此时修行志趣重在参禅,故未能有所取益,但不久之后,即深感后悔,为此刺血书写《燃香供无尽师伯文》寄到天台,表示对当时“罔窥法海”、“未领片益”的忏悔。在回到径山后,继续参禅,夏天,“逼拶功极,身心世界忽皆销殒,因知此身从无始来,当处出生,随处灭尽,但是坚固妄想所现之影,刹那刹那,念念不住,的确非从父母生也。从此性相二宗,一齐透彻,知其本无矛盾,但是交光邪说大误人耳。是时一切经论、一切公案无不现前。旋自觉悟,解发非为圣证,故绝不语一人。久之,则胸次空空,不复留一字脚矣”。这一次的证悟,解决了大师心中的三个疑团:一是出家前关于《楞严经》中“世界在空,空生大觉”而产生的疑问;二是初出家在云栖寺听古德法师讲唯识时对“性相二宗,不许和会”而产生的疑问;三是古德法师的反问:“汝谓只今此身,果从受胎时得来着耶?”最后一个问题,当时令其窘态毕现,大师自言:“汗流浹背,不能分晓。”于是“竟往径山坐禅。”此时一悟,真可谓庆快平生。在此之前,可说是重在自利。于此,大师的自利得到初步成就,以后的自利行,不过如顺水行舟而已。

从此以后,则正式开始其代佛弘化的利他行,这可从两个方面略述:一是融会诸宗;二是调和三教。

一、融会诸宗;大师先是遍历诸宗,在遍历诸宗时,已开始致力于诸宗的融会,最后则是站在“教宗天台”的立场融会诸宗,而行则导归净土。从始至终,皆以“心”融会诸宗,又消融诸宗于一“心”。当时佛教界的大体情况是戒律废弛、宗门败坏、义学沉寂。眼见“今之学者,不惟分别门户,纵发心遍学,曾不知其一以贯之。所以一入律堂,便将衣钵锡杖为标榜;一入讲席,便将消文贴句为要务;一入禅林,便将机锋转语为茶饭。待行脚十廿年,筑得三种习气饱满,便思开一丛林,高踞方丈,自谓通禅通教通律,横拈竖弄,七古八怪,骗惑愚迷,牢笼世智,及以真正佛心、佛语、佛行核之,鲜不公然背者。”为了改变这种情形,大师首先从戒律着手,在开悟当年的冬天,就回到云栖寺,在云栖大师像前,顶受四

分戒本。次年冬天，又在云栖受菩萨戒。因当时戒律“罕有师承、多诸讹谬”，故决心弘律，受完戒后，即开始遍阅律藏，并着手撰写《毗尼事义集要》一书，自言此书：“不惟律部精髓，亦禅教纲维。”在阐明戒律与心的关系时讲道：“吾人最切要者，莫若自心，世间善明心要者，莫若佛法，然佛法非僧不传，僧宝非戒不立。戒也者，其佛法纲维，明心要径乎！”28岁时，接连生了两次大病，几濒于死，感到往时所用功夫无济于事，于是以参禅的功夫求生净土。31岁时，随无异禅师来到南京，住了三、四个月，“尽诸宗门近时流弊”，在看了知礼大师的《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》和传灯大师的《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》后，受台宗圆教思想影响极深，就此改变了有禅有净土的思想，索性弃禅修净。大师正式与天台结下不解之缘，是在32岁时，“拟注《梵网》，作四阄问佛：一曰贤首宗，二曰天台宗，三曰慈恩宗，四曰自立宗。频拈得天台阄，于是究心台部。”此时，距初出家已有八年之久，在这八年之中，遍历诸宗，深谙时弊。从表象上看，是为注《梵网经》而求决于佛前，从更深一层看，实是为了决定以何种方式展开弘化。对于天台一宗“教观双举，信法两被，故能超贤首、慈恩诸教之观寥寥；亦胜曹洞、临济等宗之教法贸贸”的殊胜之处，并非是在究心台部以后才有所认识。“我禅门之病，非台宗不能救耳”的看法，也是在拈得天台阄前即已产生。拈阄之举，只是求决于佛前，表示不敢师心自用而已。在研修台宗后，由衷地感叹道：古云：台教存则佛法存，台教亡则佛法亡，非欺我也！但由于当时台宗与禅宗、贤首、慈恩诸宗，各执门庭，为了不陷于无谓的门庭之争，明确表示不肯为台宗子孙。大师虽然尊崇天台宗“以五时八教，判释东流一代圣教，罄无不尽”（《四教仪》）的教观体系，并因此私淑台宗，但对天台宗的固守门庭，却是不以为然的。大师认为：“台宗发源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开权显实，则无所不简，无所不收。今之弘台家者，既不能遍收禅、律、法相，又何以成绝代之妙？”这种单守一辙的门庭之见，显然是和其融会的精神不相符的。基于这种情况，在回复松溪法主的信中讲道：“私淑台宗，不敢冒认法派，诚恐著述偶有出入，反招山外背宗之诮。”并说：“置弟门外，不妨称为功臣；收弟室中，不免为逆子。知我罪我，听之而已。”从此以后，大师即开始其以天台宗的教观体系调和诸宗、融会诸宗的弘化之路。

二、调和三教：对于一般人争执不休的三教高低的问题，当有人问及大师时，大师置之不答，只说：“三教浅深，未暇辨也，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。”在讲到三教异同时，则是以同会异：“儒与老，皆乘真以御俗，令俗不逆真者也；释乃即俗以明真，令真不混俗者也。”在此前提之下，又将儒老合明，认为“言儒而老与孔皆在其中矣。”此后论及三教时，则往往儒老并提，以与佛法相印证。世儒向